

蘭

LAN

高
纓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蘭

高
纓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尹志勇

兰

高 纓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09千
1979年10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70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240

定价：0.50 元

我社出版一批 短篇小说集

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

沙 汀 艾 芜

李劫人 马识途

曾 克 柯 岗 著

履 冰 高 缨

雁 翼 揭祥麟

英雄的故事 巴 金 著

夜 归 艾 芜 著

找 红 军 马识途 著

女 人 集 韦君宜 著

飞兵赤水 陈国光等著

赶马人的故事 李均龙 著

八月的阳光 履 冰 著

银 翼 李其宏等著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个女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遭遇。

作品用抒情的笔触，动人的故事，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业已过去的那个年代的命运。女画家沈墨真在文化专制主义者的残酷迫害下，处于一种可悲和惶惑的境地。但由于后来接触了广阔的社会和广大的群众，接触了真正的党员之心和人民之心，从中吸取了力量，她终于挺起胸膛，壮志满怀地去迎接那更加激烈的和曙光高照的未来。

作品富于诗意，语言清新优美。

你喜爱兰花吗？

你可曾在闲暇时到公园去赏花，看红梅似火，梨花如雪，或海棠含笑，菊花争姿；在花色缤纷中，你却常常忽略了朴素无华、幽静自若的兰，而一旦发现了它，你便凝眸默视，入迷地欣赏它那刚柔相济、疏密有致的草叶，和那素洁高雅的花朵。这时，你也许感到自己的心地很干净，似乎不曾沾上尘埃。

你可曾在院落里摆上几盆兰，当一天辛勤的劳动之余，你独坐在它的身边，看修长的兰叶在轻风中摇曳，好似与你招手示意，闻若断若续的幽香泛出花萼，象是有谁在和你促膝谈心。此刻，你也许会想到一个拨弄古筝的少女，或是一位行吟江畔的诗人。

你可曾攀援那苍郁的高山，在小路边稍事歇息。忽然，一阵阵奇异的清香向你袭来，使你欣喜，使你惊诧；你一回头，只见清冷的岩畔上，生长着一丛丛墨绿色的兰，剑叶遒劲，直指苍穹，而那些含蓄在密叶间的兰花，轻装淡抹，各有姿态，或翘首远望，或低头沉思，或顾盼眇连……

若是兰花有情，它会向你说出许多梦幻似的故事。

然而，我要对你说的兰的故事，却是活的现实。有春暖，也有严寒；有幽香，也有污秽；有温存的笑，也有愤怒的泪，也免不了许多的繁言杂语。

—

一个城市的混乱，首先表现在公共汽车上。

一九七三年初冬的锦城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公共汽车公司正陷于半瘫痪状态，汽车不按时行驶，也不按时到站，所以各个站口积压的乘客很多。在街沿边的候车站，人们带着疲乏而焦躁的脸色，伸长脖子向汽车的来路张望，老年人无可奈何地叹气，妇女抖抖索索地哄着怀里的娃儿，上班的工人急得满口粗话。好不容易等到那“老爷”似的汽车来了，一看，里面黑压压挤满了人；不论多挤，人们仍然一窝蜂地“冲”上去，喊人的，争吵的，掉了鞋子的，你推我搡，嚷声不绝。那个女售票员跳下车，尖着嗓子喊：“莫挤，莫挤，按秩序上……”可是连她自己也差点儿上不了车；那被公司聘请来担任“义务交通员”的退休老工人，也只能从车窗里伸出半截身子，用一只镗铁话筒喊叫：“同志们，注意安全，莫挤着小娃儿……”这喊声，象大风中的一片落叶，不知飘到哪儿去了。

人们嘲讽地说：这种车，真是“个“几内亚”（挤、累、压）！

沈墨真就是乘着这样的汽车回家去的。

这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中年妇女，有一副中等偏高的，略显清瘦的身材。她那梳得很整齐的剪发间，已渗出稀少的银丝，但那虽已刻上浅浅皱纹的脸，却仍保留着昔日端正而秀丽的轮廓，一副黑而细的眉，微微向上挑，双眼皮的眼睛，含着倔强而又带忧色的目光。她穿的是补了巴的灰布制服，外罩一件质地很好，但却很旧的退了色的黑呢短大衣，大衣的钮扣也只剩三颗了。她手提一个样式颇好的人造革手提包，而带子却已断了，用根鸡肠带拴着，在大衣上，和一双不合适的劳动式胶鞋上，全沾着灰尘和泥垢……从这副面貌，很难判断她的职业。她是个教师，还是个工人呢？

她是在东大街下车的。初冬的傍晚，空气阴湿寒冷，天又黑得早，店铺也过早地关了门。暗淡的路灯，照着一些匆忙的，或是闲逛着的行人。她打了个寒噤，赶快裹紧大衣，加快脚步，好使身子暖和一些。穿过科甲巷，从青年宫电影院往右拐，横穿大街，她走进一条窄狭的街巷。

从街旁一片带楼房的铺面屋子里，传出《海港》的唱段，和打“百分”的兴高采烈的吆喊声。

两扇铺面门半开着，堂屋里没点灯，却放着好几辆自行车，里间屋晃动着纷杂的人影。沈墨真走进去，没有惊动里

屋的人，只从堂屋侧边一道木梯登上去，上了楼，伸手从提包里掏出钥匙，打开板壁上的房门，走进去，顺手拉一下吊在门边的电灯开关。

这一间四面板壁，矮小而又没有天花板的楼房，就是沈墨真的家。

靠右边，放着一张没上漆的木床，用竹竿儿撑着变了颜色的帐子，床上的白布被单很干净，被子的缎面已经绽了口，倒也叠得整齐；床边一只板凳上，放着一口旧皮箱。没有桌子，只在临窗处架了一块四尺来长，三尺来宽的木板，蒙上一块浅灰色塑料布，当为桌，上面摆着一方残缺了的砚台，一只竹笔筒，插着几只毛笔。在左边墙角，横放着一个装肥皂的木箱，权且当着碗柜，里面是油罐、酱油瓶子和几副碗筷。木箱边上，有一个煤油炉子，是新的；一旁放着一只竹壳暖水瓶……从这些陈设，一眼便可看出，这是一个单身人的家，而且是一个很穷的家。

但是，谁又能一下就猜出，这里住着的沈墨真，是一个画家，而且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？

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，画家本来是很受尊敬的，有的是赏识者热诚的赞扬，追随者爱慕的目光，精彩的画展，报刊的评论，印制的作品……当然，也有一个比较安静、宽敞的居室。

沈墨真确乎是曾经如此。

她擅长花鸟画，无论工笔、写意，都是技法娴熟，立意非凡。但下笔处，自然洒脱，形神兼得。她的荷花，淡雅而庄重，如雾中的天仙；她的菊，千蕊万瓣，皆得霜姿，曾获大画家徐悲鸿的赏识。她喜爱画的芙蓉，曾为国家美术馆收藏；她的牡丹、山茶，浓艳中求取高雅，朴质中却得娇媚。她更爱兰，一叶一箭，均出刚烈之气。她转益多师，师法造化，又笔笔蕴着新意。在锦城，确算是一家之画。

从开国以后，她便锦城美术馆担任画师，她的丈夫陈树陶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。他们住在锦江边一幢楼房的三套间里，两厨书，四壁字画，一个大画案，几盆她分外喜爱的兰和云竹。他俩没生孩子，又都有点洁癖，家里是决不紊乱的。白天，陈树陶到大学授课，沈墨真则到美术馆上班。晚上，如果没有客人，陈树陶便在客室读书阅报，沈墨真就在书房作画或为青年们修改画稿。当然，她常常走出这个安静的家，或到灌县、乐山等地写生，或与同行们一同到郊区参加农田劳动，熟悉群众生活。

然而，到了一九六七年，这一切都消失了。象许多知名的文艺家一样，横飞来“文艺黑线人物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牛鬼蛇神”的罪名，抄家、批斗、阴阳头、“牛棚”、“专政”……她活下来了，但她的丈夫陈树陶却在“牛棚”里重病而死。她失掉了作画和人的权利，也失掉了家庭。而今，她仍是“敌我矛盾，内部处理”，仍是个“专

政对象”。虽然还有工作，却是“监督劳动”，虽然仍有人把她视为画家，而实际上却是个勤杂工：扫地、擦地板、打扫厕所，清除垃圾，便是她的职业。这间求人租下的小屋，便是她的家。

单身人的生活，往往是单调而有条理的。

她象往常回到家一样，先脱下那双潮湿的，发出臭气的劳动鞋，换上一双当作拖鞋的旧布鞋，然后走到煤油炉子边，蹲下身，点上火，再把暖水瓶里的水倒入小锅，等水开了，好下米做晚饭。

把锅在炉子上放好以后，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劣等的“经济牌”纸烟，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两口，随身半靠在床上，舒展一下酸疼的四肢。

是在她丈夫病死之后，她就学会了吸烟。她求助于烟的刺激，好忘却难忍的屈辱和揪心的悲痛；她习惯了抽烟，也习惯了忘却。象一个大病初愈的人，在身受大折磨之后，她的心情变得很平静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欢乐。

在前年，在林彪爆炸后的几天，她曾经强烈地激动过，她把所受的冤苦，和冤苦所凝结的仇恨，全都集中在这个法西斯头子身上，同时，她也盼望着，想象着我们的国家会安定下来，繁荣起来，自己的命运也会跟着好转。可是她渐渐地失望了。报纸上并没有真正批判林彪，而照旧地批“右倾倒退”，“文艺黑线”、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，一些曾和

林彪穿连裆裤的人照样拿着大权，生产依然停滞，社会依然混乱，而她自己，照样是个“黑线人物”，只不过从“牛棚”中的“鬼”，变做个“监督劳动”的勤杂工。

这样的处境下，她的平静是有限的，好象一只惊弓之鸟，往往一件很小的事，也会给她带来很大的烦恼。

今晚就是这样。

她煮好饭，便想做一碗菜汤，拿起瓶子一看，没有油了，便想上街去买。她伸手到提包里去取钱，可她的手却在提包中停住了——哎呀，钱包怎么不在了！她以飞快的动作搜了一下大衣口袋，把口袋翻出来看了又看。

“糟了！……”她神情惶惑地坐在床边。

这钱包里不仅放着这个月的十五元生活费，要紧的是放着她的工作证。这个证件，曾是在“牛棚”里被没收了的，一直到从干校回来，经过一番争取，才发还给她的。只有这个红色的小夹子，是她仍算个“干部身份”的唯一证明。

“哎……是不是在掏钥匙的时候掉了？”她问着自己。

她立即站起来，先是在屋里细细查看一番，没有！她又擦根火柴，走到房门外看了又看，没有！顺着楼梯寻了下去，一直找到铺面外的阶沿，还是没有。

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来。

从灯光闪闪的里间屋，传出喧天哗地的打牌声：

“黑桃五！”

“老K！”

“哈哈，正闹着我这个大鬼！”

照通常的情况，一个人遗失了东西，总爱向邻居诉说几句的，可是对这一家“芳邻”，沈墨真却不愿多说半句话。这家女主人名叫孙翠莲，是工艺美术公司的一个会计，三十来岁，有一副细高的身子，寡骨脸，细眉小眼，一副油滑而尖刻的嗓门。因为贪污，她曾受过处分，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她忽然以“受迫害”的姿态起来“造反”了，大概是由于派别活动的关系吧，她和锦城美术馆的一些人过往甚密，所以对沈墨真的情况知道不少。自从今年初沈墨真搬到楼上房间居住以后，她老以“监督者”自居，总是把一双灵活阴冷的小眼睛放在这个“女牛鬼”身上，好象窥视着一个随时会作案的罪犯。

里间屋的门打开了一半，露出女会计的瘦脸：

“是哪个在絮絮摸摸的！”

“哦，是我……”

“哎哟，我还当是个偷哥^①呢，你在干啥？”

“没甚么，我随便走动一下……”

孙翠莲哼了一声，“嘯”地关上了门。

沈墨真一面慢慢往楼上走，一面细细回忆下班后的情况。这时，她才想到只是在公共汽车上，才掏出过钱包取零

^① 偷哥：即小偷。

钱买票……哎呀，恐怕是叫扒手给偷去了！一想到这个，她头上忽地沁出了冷汗。

固然，沈墨真的性格中有软弱的成分，但是，那连年的“批斗”，那“牛棚”，那希奇古怪的罪名，那莫名其妙的“旁证”，那令人喘不过气的呵斥申责，却压歪了她的个性，使她抑郁，胆小，常常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。而现在在美术馆当权的，那个以“造反”起家的革委会主任袁士坤，又特别善于捕捉她的弱点，玩弄她的痛苦。或声严色厉，施加压力，或笑脸谈心，促其坦白，或从理论上予以打击，或从旁组织流言……

她想，若是这个工作证落到坏人手里，那将会是个甚么结果呢？袁士坤又会召开批判会，硬把“勾结坏人”的罪名扣在她的头上；即使甚么事也没发生，袁士坤也会以“丧失警惕，立场反动”来训斥一番，叫她当众检查交代。

天已黑尽了，到哪儿去寻找呢？

她烦躁不安地坐在桌子边，双手捧住头……

楼下不断地传来喧笑声，和孙翠莲那些“兄弟伙”们嘶哑的唱戏声……

二

第二天一早，她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，忍住因失眠而

引起的头疼，按时上班去。

她仍是挤上公共汽车，仍是被挤得喘不过气来。把两手叉在大衣口袋里，眼光随时注意着周围的人，显得非常警惕。然而，她还有甚么值得扒手再“光顾”呢？

“同志们，上下车不要挤，注意安全，小心自己的东西！”那个“义务交通员”，把铁话筒罩在嘴上，在靠车门的位置上叫着。

沈墨真下意识地朝这个退休老工人看去。只见他头戴咖啡色剪绒护耳帽，身穿蓝卡叽棉袄，身胚粗壮，背微驼，紫黑脸膛，粗眉阔唇，长着粗硬的短须，一双埋在皱纹里的微挂血丝的眼睛，既有老年人特有的慈和，又有工人那种爽朗；他那拿着话筒的大手，布满老茧和日锈，标志着大半生的辛劳。他一面大声劝告着那些不守秩序的乘客，一面帮助那些被挤得动弹不了的乘客买票。

沈墨真是多想向这个“义务交通员”诉说一下自己遗失钱包的事呵，可又同时想，事已隔夜，说有甚么用！

她在南门大桥下了车，沿着冬日干涸了的锦江向西走，来到了她多年工作的美术馆。

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式三层楼房，有描花的廊檐，别致的凉台，三面围着花砖院墙，一道铁栅栏的大门，正好面临锦江。一楼和二楼，是展览室，三楼是画室和办公室。在大门边有一栋长方形的小平房，这是收发室。

她默默地走进大门，忽听从收发室的窗口，传出看门的方大爷的喊声：

“沈老师！”

“哎，方大爷，你早！”沈墨真亲切地点点头。

这方大爷名叫方厚德，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。解放前，他是少城公园的花儿匠，因性情耿直，好打抱不平而得罪了主管人员，被撵出公园，濒于讨口的境地。解放后当过两年杂货店的店员，后来被美术馆请来当花工。他辛勤工作，把花园经营得五彩缤纷。文化大革命后，“破四旧”的好汉们把花草铲个精光，文革小组也不准他再种花，叫他看守大门，兼管外收发。他身材瘦小，整个身子象风干了似的，脸上并无多少皱纹，老是紧绷着，那两撇八字胡下的嘴唇，也很少挂起笑容，一双细长的眼睛，老爱用冷冷的，怀疑的神气看人，说起话来，总象在生甚么人的气。他的衣着很整齐，毡窝帽，青布棉背心，老式棉鞋，一看便知家中有个贤良的老伴。他常以“阅历深”自居，常说：“我见过的人多了。”而他心里好象有杆秤，衡量着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。对于他认为“顺眼”的人，“憨厚”的人，他总是给予方便和帮助，而对于他认为“不顺眼”的人，“狡猾”的人，他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。在他心上，沈墨真不但属于前者，而且更多几分尊重，常说道：“天下知花草者，唯我与沈墨真。”不论在她一帆风顺、名噪画苑时，或是挨批挨斗，当“阶下之囚”时，他从

不改口地称呼她为“沈老师”。

“沈老师，你等一下！”方大爷从收发室走了出来。

沈墨真站住脚。

方厚德一面掏着自己的衣兜，一面生气似地嘟囔：

“你也太粗心大意了，也不看而今是个啥子世道，平日价也没个提防……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掏出个天蓝色塑料钱包，“看，你咋个把钱包掉了！”

“哎呀！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！”沈墨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。她赶快打开钱包，一见那红色的工作证，便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：“呵，还在……”

“往后可得小心哪！幸亏有个好心人，给你送了回来。”

“哪个？这好心人是谁？”

“你莫急，听我慢慢对你说，”方厚德慢声慢气，比比划划地说了一长串的话，“昨夜，我已睡着了，忽听有人喊门，我问，‘你找哪个？’他说要找个叫沈墨真的。我问，‘你是她的亲友吗？’他说不是。‘是找她外调的吗？’他还说不是。我心头好奇怪，只怕他不怀好心，就不理睬他。谁知他说有要紧的事，定要与面面谈。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，嘿，好冷，冷得我打颤颤！”

“哎，可劳为①你了。他是干啥的？”

“你听我说嘛！”方厚德最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，

① 劳为：劳驾、麻烦了的意思。